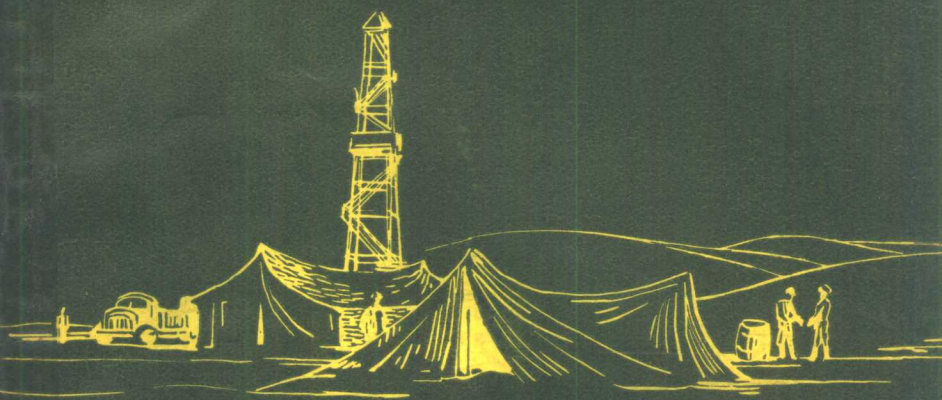




克 朗 著

深入勘探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

深入勘探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

探 勘 入 深

〔蘇〕克 朗 著

龔 人 放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7 •

內 容 提 要

这是以苏联一支石油勘探队如何在阿塞尔拜疆沙漠地区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勘探为题材的四幕喜剧。

勘探队在进行鑽探中，在工程上造成了弯曲事故，因而在預計的深度上没有发现石油。队长盖特曼諾夫和总工程师麦赫吉企图結束勘探工作，以便掩盖他們的錯誤，逃避責任。但是热爱自己事业的地質学家、老技工，以及年青工程师和工人一致起来同这种違反国家利益的行为作坚决斗争。他們在管理局派来的总工程师馬約洛夫的支持和帮助下，改正工程上的錯誤，繼續鑽探，探井里终于噴出了石油。作者在这个剧本里指出了共产主义道德对懦弱、卑鄙、自私自利的胜利。这个剧本在苏联偉大卫国战争时期开始上演，它不但鼓舞了后方观众的忘我劳动，而且加强了对敌斗争胜利的信心。

Александр Крон

ГЛУБОКАЯ РАЗВЕДКА

本書根據 Пьесы совет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том 6,

«Искусство», 1955 年版本譯出

深 入 勘 探

〔苏〕克 朗 著

龔 人 放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1号

上海華文印刷局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号 1439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4 字數 77,000

1957年10月第1版

195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2,000 定價(7) 0.36 元

封面設計：程玲著

統一書號：10078 • 1439

定價：0.36 元

人 物

亞历山大·葛夫利洛維奇·馬約洛夫(爱称薩沙,薩什卡,阿里)。

安德萊·米哈伊洛維奇·盖特曼諾夫(爱称安得留沙)——石油勘探队隊長。

谷蘭·維吉洛夫——第一副隊長。

馬特維伊·列昂其耶維奇·莫利斯——地質学家。

麦赫吉·阿戈·盧斯坦貝利——总工程师。

伊万·雅可夫列維奇·安德列雅諾夫——鑽探技师。

吉慕尔(爱称吉慕卡,吉瑪,吉慕其卡)——工程师,他的助手。

哈山法尔——粗工。

謝明·謝明諾維奇——管理員。

瑪尔閣(爱称瑪尔閣丽达,瑪尔閣莎,瑪尔閣什卡)——管理員妻子。

瑪丽娜·盖特曼諾娃(爱称瑪丽諾其卡,瑪琳卡)。

奥丽佳·彼得洛芙娜·安德列雅諾娃。

克拉娃·安德列雅諾娃(爱称克拉娃其卡)——汽車司机。

法其瑪——谷蘭妻子,无綫电报务員。

阿塞尔拜疆的一个边区。石油勘探队。

第一幕——“白天”。

第二幕——“晚上”。

第三幕——“夜間”。

第四幕——“早晨”。

第三幕到第四幕經過一个半月的時間。

第一幕

“白天”

勘探隊長的住所，是一間木板房。沒有刨過的木板牆。處處現出臨時性的迹象，好象这里還沒有住人似的。桌上零亂地放着几張图表，几卷沒用過的描圖蠟紙。一架帶搖把的舊式電話機。凳上有一個臉盆，里面是浮着肥皂沫的污水。

舞台深处有一道門，通往裝有玻璃的走廊。兩側的門上挂着褪了色的花布門帘。

阿塞爾拜疆的酷暑的太陽直晒着木板房。陽光透過挂在窗上潮濕的布單，透過席縫和窗紗上的小孔射進半明半暗的房間；映射出几十處灼熱的光影。亮閃閃的天花板下邊飄浮着一陣陣熱乎乎的塵霧。

瑪爾閣幾乎昏沉沉地向後一仰，靠在椅背上。她有四十歲上
下，精神萎靡，身體發胖；不過還相當漂亮。她那染過的濃厚的頭髮用細繩扎起來，背後開襟的花連衣裙，沒有扣上鈕扣。

管理員在準備口述公文稿件。他那剃得光光的頭上汗流浹背，
穿着扣得緊緊的軍便服，長統皮靴。他那濃密的眉毛和突出的下

額，使他有着一副严肃的外貌。

瑪丽娜正在擦着刚刚洗过的头发。她穿着无袖白綫衣，好象一位妙龄女郎。

天气酷热，他們都显得疲倦无力。

管理員 （沉默一会）喂，瑪尔閣丽达！別耽誤工夫啦，快打下去，好吧？（稍停）喂，喂，瑪尔閣莎，加把勁喲。（稍停）哎，另起一行……好吧？

瑪尔閣 少廢話。

管理員 我跟你說，有一件公事，要赶快办好。明白了沒有？这是安德萊·米哈伊洛維奇亲自交下来的。有什么話說！就是流了鼻血，也得完成任务。（稍停）是吧？

瑪尔閣 甬廢話。

管理員 我得用我的威望跟你說明一下……呸！瑪丽娜·葛里果利叶芙娜，我从小就担任領導工作，不管跟哪一位屬員講話，他們沒有不了解我的时候。可是我的妻子，跟她可真是伤腦筋。对她費尽心思，总想讓她明白点事理。說呀，說呀，怎么也不行，簡直是对牛彈琴，效果等于零。（看表）現在是十三点。是吧？請您算一算，从巴庫开来的第四十二次列車，十点五十二分到站，是吧？我們的汽車司机，一大早就到了火車站。从火車站出发，經過咸土峡谷到我們这儿就算三小时。是吧？情况就是这样。这样的一个考察团，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您以为，她能了解嗎？她不了解。

瑪麗娜 哎喲，我也不太了解您。对不起……不过您还来得及。說不定，他們要晚到一会儿……

管理員 我想火車是怎么也不会誤点的，瑪麗娜·葛里果利叶芙娜。汽車司机么，老实說，可能誤事，这倒很难說。汽車走在路上，拋錨什么的，倒是常有的事。

瑪麗娜 是啊！

管理員 (严肃地)不过，这也不能一概而論。是吧？情况各有不同。今天真是不巧，偏偏把安德列雅諾娃派出去了。突击工作者。工作那样积极——就是刀山她也敢走。(叹口气)不，不会晚到的。

(瑪麗娜笑起来。)

我真不明白，您笑什么。您一覺睡到晌午，可是安德萊·米哈伊洛維奇一大早就出去奔波，督促工作去了。

瑪麗娜 啊，好哇，好哇……

管理員 老实說，没有什么好事的。要是是一个普通的考察团，那倒好啦。是吧？普通的考察团我們是不在乎的，那些普通的我們見過不少了。

瑪麗娜 那么，这一个是不同寻常的嗎？

管理員 难道您不知道嗎？不，这是一个相当厉害的、具有无上权威的考察团。它能够全权代表管理局。他們能够解散我們的勘探队：就是这样！有什么办法呢！

瑪麗娜 胡說。

管理員 对不起！这是完全可能的。我們在工地上蹲了五个年头了，花掉了七百万盧布，可是沒有看見石油。現在管

理局对我们要求很严格。瑪尔閣丽达！你恢复过来了没有？安德萊·米哈伊洛維奇对我要求也很严格。勘探队应当依照軍事方式来办事。只要有命令，哪怕是山崩地裂……

瑪尔閣 随它去吧。

管理員 随它什么？

瑪尔閣 随它山崩地裂吧。

管理員 瑪尔閣丽达！我是在正式地和你谈话。

瑪尔閣 （睁开了眼睛）你怎么啦——热疯了？正式地！清醒点吧！你在跟誰说话？我是你的什么人？打字員嗎？

管理員 什么話！啊，啊？那你是什么人？

瑪尔閣 什么人？什么人也不是。这里管理員的妻子。怎么着！我用一个手指头打，为的消磨时间，打腻了，扔下就走，管它呢。正式地！

管理員 庸俗的人。

瑪尔閣 我就是庸俗的人。你不知道嗎？安静点吧。你最好甬惹我。现在我或者大哭一場，或者罵你一頓，就象……波斯脚夫似的。

瑪丽娜 哎，可不能这样，瑪尔閣。請你别这样。

瑪尔閣 甬理他！你想想吧，瑪丽諾其卡。我說他是个傻瓜，他还发脾气。难道他不是傻瓜嗎？昨天晚上我到莫利斯那儿去了。他是个好老头儿，对人很亲热。他病了，一个人整天躺着。我坐在他的床上，和他閑聊，說說笑話。他也东拉西扯的。忽然我听见窗外皮鞋响，一种熟悉的喀

吱喀吱的声音……我回家以后，惹了一肚子气。莫利斯長，莫利斯短！他完全弄錯了。吃醋也得有个緣由。这些鬼話，我才不要听呢。要是給你抓住了把柄，算你幸运，那我沒話說。讓你喊叫，讓你威胁，讓你罵我是坏女人，可是你也得說个正經話呀。他抱怨什么呢？原来，他說我敗坏他的名誉。

管理員 瑪尔閣丽达！喂，算了吧……够了！

瑪尔閣 我就是要說。你的廢話太多了，我实在忍不下去：“你要答应我，和他断絕一切来往。”我懶得爭論。我就說，好吧，你們兩個人我都不需要……我一看，他塞給我一个小紙条。起初我还不明白。原来他跟我要一个書面証明。

瑪丽娜 (笑)謝明·謝明諾維奇！你也不害臊？

瑪尔閣 我說出他的丑事，現在他覺得害臊了。

管理員 簡直是个糊涂人。

瑪尔閣 糊涂人？要是別人說我這話，那我一定生气。可誰是糊涂人，誰是聪明人，你能分得出来嗎？

瑪丽娜 瑪尔閣！

瑪尔閣 糊涂人，糊涂人。这都是男人們的罪过。我所遇到的聪明男人，不是坏蛋，就是窩囊廢。白匪占領期間，我在罗斯托夫，住在姑母家里。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小姑娘。可是我認識了一个人。鬼知道他是个什么人。总而言之，是个可疑的家伙。滿口廢話。他管我叫“金发皇后瑪尔閣”。这个坏蛋！他本来知道，我不过是一个染了发的毛了头，可我从那时候起就做起金发皇后来了。

管理員 全是廢話。

瑪爾閣 (不聽他的話)要是我年輕一點，那些男人照样會成群結隊地追求我。不管聰明人還是笨蛋，都是一樣。跟我在一起都得變成傻瓜。他們是有求必應——無論你說什麼謊，怎麼都好。就是安琪兒，也要腐化墮落的。我第二個丈夫，受過高等教育，他不知是哪一門科學的院士和通訊院士。可是我還是那個老毛病：如果我高興的話，他就得跟我獻殷勤，說好話。現在我的心情安定下來了，我一看——他們可把我給騙苦了。這些所謂聰明人，沒有一個因為我長的漂亮而犧牲的。他們還都活着，各做各的事。只有我一個人還是……(忽然雙手掩面，大聲嗚咽起來)

管理員 (鎮靜地)神經病的女人。

瑪麗娜 (仔細看看他，搖搖頭)您這個怪人。我每天看見您，可是總也看不慣。您給拿一點水來。(彎腰向着瑪爾閣)瑪爾閣！瑪爾閣莎，不要這樣，親愛的！靜一靜吧。都是您在胡思亂想……謝明·謝明諾維奇，您在哪兒？

管理員 來啦。(手里拿着一杯水，從走廊進來。電話鈴響，拿起听筒)我是工區管理員。您說吧。什麼？是，安德萊·米哈伊洛維奇。噓！(伸直身子，站在電話機旁，忘記了杯子)什麼？報告書？這就好。一共六頁，不會多了。是，安德萊·米哈伊洛維奇，我很明白。這是有客觀原因的——妻子在發脾氣。啊？誰能懂得她們的心理呢？什麼？

瑪麗娜 (激怒地)謝明·謝明諾維奇！

管理員 噓！什麼？汽車一早就到火車站去了。我想快了。

現在就要到了？是，是。（放下听筒，擦擦前額，不自然地拿起杯子，喝口水。然后醒悟过来，把杯子递给瑪丽娜）安德萊·米哈伊洛維奇吩咐您給預备刮臉的热水。請您費心啦。還要一件干淨的襯衣……

瑪丽娜 好吧，好吧。喝点水，瑪尔閣。現在笑一笑吧。好了沒有？

瑪尔閣 （笑了笑）我不知道，剛才我是怎么啦。大概是热的緣故。麦赫吉說，这地方有时候連羊都能热瘋了。它們老是轉着圈子，然后一下子倒在地上。（喝水）呸！难喝的兀秃水。……从天边上打来的这种髒水。全工区都因为这种飲牲口的水叫苦連天，就沒有一个人关心这些問題。这种蛮不講理的制度，真惹人发火。

管理員 唔，我們在这儿不討論这个問題，好吧？需要的話——上級会指示我的。

瑪尔閣 （笑起来）难道我是說你嗎，謝明？那我不說話。不过水倒还想喝一点。（喝水）我在巴庫看見一个机器，用电气造冰。那样方方正正，一块一块的。叫做什么……初軋机，裂化器吧？

管理員 你这个傻瓜。电——冰——箱。

瑪尔閣 也許是。鬼才能叫出它們的名字呢。弄一个来吧，謝明。这你是能办得到的。

管理員 沒有得到命令。只要吩咐我一声，那我一定想办法。以前你要一架帶大滑架的打字机。弄一个来吧！我可費了很大的事喲。（看表，大吃一惊）你可把我害苦了，瑪尔

闊什卡！考察團是要我負責的。是吧？

瑪爾闊 是，是，是。你別逼人了，（猛拉滑架）唔，還打什麼？

管理員 深入勘探的結果……

〔走廊里有人敲門。〕

誰？干什么？

哈山法爾 （來到門口。這是個年青力壯的小伙子，生着一副孩子般
善良的面孔。一只手纏着綑帶）敬禮！首長在這兒嗎？

管理員 （板起面孔）你瞧！唔，沒看見嗎？什麼事？

哈山法爾 你在這兒——我倒看見啦，不錯。蓋特曼諾夫同
志，安德萊·米哈伊洛維奇在這兒嗎？

管理員 他不在。要對你說多少次，你才能不溜到家里來找
他？！

哈山法爾 你叫喚什麼？駱子才叫喚呢，因為它不會說話。那
我等一會再來。（走出）

瑪麗娜 太粗暴，謝明·謝明諾維奇。我還在家呢。沒人叫
您發號施令。

管理員 （堅信不移地）不行喲，瑪麗娜·葛里果利葉芙娜。不
然你們就無法生活啦。哈山法爾，算得了什麼！一個沒
有文化的普通流浪人，有什麼了不起的。

瑪麗娜 不是流浪人，是游牧人。^①

管理員 這沒什麼區別。怎麼說也是一個怪物。他看見探井，
就要求參加工作：收下我吧。後來收下了他，攪拌粘土。

① 俄文“游牧人”應為 Кочёвник，而管理員誤讀為 Кочевник，這里把
Кочевник 譯為“流浪人”，以資區別，並表諷刺之意。

現在他就在工地吃，工地睡，几乎对着井架作起祈禱來。

瑪爾閣 不是祈禱，而是唱歌。

管理員 昨天“薩拉”^①的牆板着火了。他应当拿起灭火器去救火——是吧？哪想得到喲！空着手冲上去了。哼，把爪子給燒了。野人！

瑪麗娜 您才是野人呢。应当尊重人，懂嗎？

管理員 （嘆口氣）是。

瑪爾閣 什麼他也不懂。往下說吧，謝明。

管理員 逗号。逗号打上了嗎？去它媽的，把它划掉。打上——事實證明……

〔走廊里有人敲門。

誰？干什么？

馬約洛夫的聲音 我要見見蓋特曼諾夫同志。

管理員 他不在。事實證明……現在是逗号，這個……
〔又敲門。

瑪麗娜 請進。

管理員 （冲上前去）還要說多少次！……（在門口遇見一位陌生人，后退几步）您從哪兒來，公民？您的證明文件？

馬約洛夫 （進來。他有三十六歲。臉上晒得烏黑。身着油膩的工作服，上面落滿塵土，變得白花花。他不慌不忙地打量一下管理員，然後看見瑪麗娜）瑪麗娜？！

瑪麗娜 （哆嗦了一下）薩什卡？！（跑上前去，熱烈擁抱，狂吻）薩什

① 第五號探井。

卡!

馬約洛夫 (高兴, 稍感惶惑) 等一等……你在这儿干什么?

瑪丽娜 (大笑) 我在这儿干什么? 我在这儿生活呀。

馬約洛夫 等一等, 等一等……啊, 我明白了。你和安德萊結婚了?

(瑪丽娜沉默地点点头。稍停。)

管理員 您的証明文件, 公民?

馬約洛夫 等一等。嘿,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一点都不知道。
很久了嗎?

瑪丽娜 五年了。不, 也許还多一点。

管理員 您的証明文件。

馬約洛夫 等一等。我跑不了呀。您不是看見, 我們接吻了嗎? 这就是說, 我們認識。

瑪尔閣 关你什么事, 謝明?

瑪丽娜 薩什卡! 又黑, 又胖, 寬寬的前額……就是太髒了!
你把我都給弄髒了, 我剛洗干淨呢。这次来, 預备停留很久嗎? 你看, 安德萊看見該奇怪啦! 現在我給你准备洗个臉。这儿有臉盆, 把髒水倒了, 快去洗洗吧。給你毛巾。
你的行李在哪儿?

馬約洛夫 在那儿。在这个……叫什么来的……办公室里。
(向走廊走去) 水倒在哪儿?

瑪丽娜 就潑到外面吧。不要紧, 一会就干了。你把煤油爐上的水壺拿去吧。薩什卡! 你碰見我們那一班的哪位同学沒有?